# 小峴山人詩文集

# 小峴山人續文集卷二

無錫秦　瀛淩滄

## 重脩松滋王侯祠記

明嘉靖中海內無事而倭夷孽芽其間蹂躪江浙所至鼎沸攻剏名城百姓魚爛而無錫孤城獨完則松滋王侯之功也無錫故壯縣經元季兵燹城廢久不治侯莅境召邑之父老而議從事焉或難之侯持益堅且督之急閱三月工竣而倭猝至知城有備不敢窺而義士何五路等爭先禦寇多以身殉倭遂退當是時倭勢方張百里之內烽火震驚吾民賴侯先事而爲之防登陴乘

障。寇至無患。民之於侯。其所以報侯者。宜何如哉。侯祠在錫山之麓、繡嶂街之西、創始於萬歷之季、蓋忠憲高公鳩資成之而陳錡塘先生、建兩廡以祀何五路等三十六人、久之祠就圮、華徵君劍光以乾隆十六年嘗加繕治、規制庳陋、非復舊觀、無何徵君歿、積數十年、榛莽塞徑、荒穢滿目、會余歸自湖南、見而傷之、爲倡始集資葺祠宇三楹、廓其門亦三楹、屬女夫施會培經理之、而兩廡以費絀未及築、遽有粵東之行、逾年會培書至請記重脩歲月、余惟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如侯者誠爲無媿。至侯在無錫。嘗清釐田賦。除

積弊之爲民病者。此於侯爲小節。余官浙江時。有東海防同知張士樾者、松滋人、余詢以侯之子孫不甚顯。而其功赫然在人耳目。至今祀而稷之。謂非侯之有以自致而能然與。祠經始以嘉慶八年九月、落成以九年三月何五路等姓名書於木、祔祀云、

## 架閣吳公祠堂記

全謝山祖望嘗言鼎革之際、不事二姓、以遺民終者、歷人忠節傳、余於宋架閣金谿吳公而有感也、公以德祐元年、從文信國起兵江西、爲司餽饟、及空坑之敗、護其部曲以歸、宋亡、終隱不出、其事宋史不載。僅見鄧光薦續宋書文丞相附傳。而續宋書又不槩見。公十五世孫嵩梁、采輯家乘、及郡縣志、補撰事狀、并乞翁覃溪方綱、摹信國與公手札、刻之、而以公祠堂之記屬余、余惟宋季文山疊山。皆以大節顯于江右。而文山尤偉。其徒謝翺、以西臺一哭。與林景熙諸人。並稱浙東義士。世之八

多樂道之。惟公沉淪鄉曲。史不之載。事遂佚而不傳。此謝山之所以致慨於史例之疎者也。顧余嘗拜謁墓求其後人不得。而公獨有賢子孫如嵩梁者。廣探舊聞。掇拾成編。俾有徵于後世。公之俎豆。亦世守勿替。可不謂幸歟。余既爲公記。復作享神之辭曰。

天水淪宋命訖文丞相柴市血公後丞相而死兮其精靈炯炯與丞相而俱存魂游八極兮渺崖山之尺土與會稽之嶙峋翩然而歸來兮驂白鳳而從文貍俯西江之泯泯公之距今閱五百有餘年兮信乎公之言也過化者燭中之燄而存神者明月之在天

# 唐石嶺公祠堂記

善化唐君仲冕號陶山於余爲同年生相善也陶山所以號以其先大夫石嶺先生嘗官山東平陰今會陶山先太宜人歿先生尋調昌邑罷職貧不能歸櫬卽葬太宜人於平陰鄉境肥城之陶山陶山不忘其母。因以自號。誌哀也。太宜人歿後閱十九年先生沒於家葬善化白田舖之柳樹塘既而陶山成進士由吳縣知縣擢海州牧調通州先生之孫鑑以今年入翰林爲庶吉士孫曾林立其後嗣亦既繁且熾矣方先生之宰平陰也。縣有雲門山上官檄采山石助泰山工役先生慮擾民力

爭之事遂寢善治獄聽斷若神政寬厚而於盜賊獨嚴賊爲隱語云莫赶唐家莊逾年堂無訟牒野無逋賦邑大治比移昌邑修王可隄以遏濰水之衝民利賴焉先生雖沒而平陰人至今思之不忘陶山以其母太宜人之葬於是也歲時遣子姓墓祭無缺今以嘉慶某年某月建祠於其地曰唐石嶺公祠堂而以太宜人配固不獨陶山仁孝之思抑亦先生魂魄是依莊子所謂畏壘之民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者與先生諱某字堯章石嶺其號乾隆辛酉科舉人爲學有根抵著書甚具務能發明聖賢教人之旨太宜人姓譚氏性節儉而篤於周卹

勤婦事澣濯縫紝皆躬親之從任平陰猶日計篚績麻
不少休先生以子貴　贈奉政大夫太宜人　贈宜人
余嘗聞太宜人之葬山嶞高峻不可上其民數百人舉
棺而登蓋先生德政之入人深矣祠既成陶山以治最
將入都便道展拜祠墓而先寓書於余屬爲祠堂記余
仰先生之治行與太宜人之賢而又重以陶山思親之
誠與夫平陰人舊德之感皆宜見之於文其亦可垂示
於無窮也夫

○蛟川書院崇祀記

慈谿鄭書常主敎鎭海之蛟川書院議以其鄉先賢沈端憲黃文潔祀於院中以勸士之志於學者事旣舉寓書京師請爲之記余惟道學之傳莫盛於宋余家無錫自楊文靖倡道東南無錫因以有東林書院而顧高諸君子卽搆道南祠於其旁以祀文靖沈黃兩先生產於蛟川皆能講明正學則蛟川之有書院兩先生其烏可無祀夫文靖學宗伊川程子南宋以後朱子出而伊川之學益昌明於時居敬窮理存心致知其立說萬世無弊同時惟象山陸子其學與朱子稍異由是後儒有朱

陸異同之論。要之陸氏講學鵞湖。其所以爲教。切實近裏。並非專尚空虛。而朱子陸子。皆嘗游於浙東。浙東之學者。各有師承。端憲文潔其較著者。兩公得力所自。不必苟同。而皆能自砥於學。以見諸立朝制行。學者稱之無異辭。譬諸水。然其源同出於正。百川之流。支分派別。而無不同歸於滄溟而止。又何病於先儒宗派之殊與。余老而廢學。繫官於　朝。祿祿無所比似。年垂七十。方將告歸田廬。與吾邑後進。講明文靖之學。而力有未逮。靑常課士蛟川。爲位以祀兩公。春秋釋菜。與諸弟子講道論德。蓋學之興也有日矣。是爲記

## 遂菴記

小峴主人於知過堂之西顏其室曰遂菴屬有二客過主人甲問於乙曰先生沒於榮利仕宦數十年而常退然若不有其官年甫六十其家非必有田宅之美遽乞身歸先生之志遂矣名菴曰遂得毋以是乙曰否否先生負其具將有爲於時雖官至廉訪使其胸中蘊蓄尙閟其施若僅以乞身爲樂毋乃淺之乎視先生甲又曰如前之說固不足以知先生矣如後之說則先生之所未遂者正多也遂曷以名甲乙不能決乃以質諸主人主人無以應即書其語以爲遂菴記

## 秋窗課讀圖記

瀛幼無它師受經於先大夫督課甚嚴十三歲時先大夫入京師逾年歸課瀛如前嘗手十三經注疏序及馬端臨文獻通考諸序授瀛讀猶記一夕燈下讀漢書地理志夜半瀛稍倦先大夫怒而責之先淑人輒陪先大夫坐而課讀俟瀛睡始就枕今先大夫先淑人沒已二十餘年瀛服官中外常以文行自勉不至墜其家聲皆先大夫教也。嘉慶十一年夏六月瀛官順天府府尹適嘉定嚴鈺來寓廨舍屬寫秋窗課讀圖圖中古松一株蓋數百年物瀛所居在邑中耆英里家有書樓有大樓

先大夫與諸叔父分列而居大樓者、先大夫教瀛讀書處也。數十年來、人事不常。瀛已遷居城西之虹橋。撫圖增歎。蓋有盡然不知涕之何從者。已先淑人有乳母沈瀛幼時常隨之宿、即圖中之侍於先淑人側者也、

## 慈竹長春圖後記

嘉慶十有五年冬武陵趙給事愼畛過余邸手持慈竹長春圖乞爲記圖蓋爲其母王太恭人作方作圖時太恭人自京師歸里尚健飯給事思其母致其願祝無已之意爰作是圖而長洲陳工部鶴爲之記閱三年給事典試江南而太恭人沒於家給事終天之痛無以更致其願祝每展圖涕泣而欲托於余文以申其仁人孝子之思烏虖其亦可哀也已太恭人少嫻母訓熟讀四子書孝經及列女傳諸書事親至孝歸贈公心菴先生贈公家貧贅於王太恭人謹事贈公而別購屋以奉先世

粟主既而賵公殁督其子從外氏學婚娶成立給事登
上第入詞館以迄爲諫議知名當世太恭人爲父爲母
皆無歉於生前卽無憾於九原而給事亦可籍以稍慰
矣乎雖然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一日而存卽心不
能一日而忘念余年四十餘相繼失怙恃迄今二十六
七年而余亦既衰老蒙
天子厚恩許其乞身歸守邱壠此二十六七年中骨肉
之戚殆不忍言余無以自慰而又將何以慰給事耶特
太恭人懿行不可無傳於世於是備書之作爲慈竹長
春圖後記

## 重修泰伯墓碑

南徐記稱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皇山即鴻山其地爲無錫古梅里今析隸金匱縣山去縣城三十五里舊制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晉太寧元年詔祀泰伯用王者禮殷師爲晉陵太守嘗表其墓置守冢一家唐宋以來興替無可考人或相傳爲吳王墩明宏治間國子監丞楊文作亭表之無何又廢萬歷之季邑人有事興舉忠憲高公爲文立石康熙中

聖祖時巡江浙親題匾額揭諸廟乾隆二年復奉

特旨頒帑修治增建饗堂墓門我

國家尊禮往聖、推崇至德、厥典茂焉、越今嘉慶戊寅已八十年、金匱令齊侯謁墓、見墓荒穢、謀治之、先釐其界址、而後從事、鳩貲召工、共縻金若干兩有奇、規制加廓閱數月告蕆、侯親致祭、聿觀厥成、粵惟泰伯三讓天下、民無得稱、孔子發微闡幽、而泰伯之所以讓者、卒未明言之、後儒注釋、遂多穿鑿、讓商讓周、紛如聚訟、要之孔子一稱周之德。一稱泰伯之讓。有周數聖人。知天事天。其心事不獨文王、與泰伯無以異。即太王季歷武王。亦與泰伯文王無以異。而釋者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夫詩言實始翦商。乃太王肇基王迹之謂。不從云

者。亦謂泰伯辭荆蠻。不從侍太王寢膳。而非謂不從剪商之志也。余故不具論。特以吾邑習尚澆漓。日遠於古。仁讓之風邈然。忠憲記中已有慨於人心風俗之衰。方今士大夫貪利忘義。天倫骨肉間貴侮賤。少陵長。錐刀之末。動相詬厲。流失敗壞。更有甚於忠憲記中所云者。侯之爲治。更化善俗。思有以革其澆薄之行。後之人仰聖朝之盛典。緬平墟之遺跡。亦當於侯是舉有所觀感於無窮也。侯名彥槐。婺源人。己巳進士。由庶吉士改今官。墓縱橫脩廣丈尺與夫添置旁舍及種植松柏之屬。宜見于侯自爲記。勒諸碑陰。辭曰。

於惟泰伯端委治吳撫里啟疆古稱平墟宅斯葬斯皇
山之陽孔碩孔廡有堂有皇久而弗治乃鄮于荒豐草
無茀我心曷降我侯蹷然爰舉是役是究是度是眷是
築甃彼瘞土禁彼樵牧山陵崇隆鎮是巖谷告成于伯
伯其歆只潔爾牲牢漱爾酒醴惟侯之誠爰靈揭虔桓
碑洧屹於昭萬年

## 重建臨川縣石橋碑

臨川隸撫州爲首縣縣治東門外舊有石橋水門十二橫跨汝江地當四達之衝常被水故工易毀行者病焉橋建於宋嘉泰中規制屢易自乾隆五十五年橋圮閱十餘年未有治者嘉慶八年郡守邱君滋畬臨川令水君虹橋始鐲倖縉爲倡旁縣之隸于撫者悉助之而屬邑中在籍知縣洪君星煥教諭李君昇主其役僉議襲門視舊加二尺共高二丈八尺有奇并鑑曩者水修之失內外皆甃巨石爬沙下櫃其制實倍密於舊而工費緐鉅久之弗究厥施嘉慶十一年余弟沆承乏臨川爰

咨爰度親臨相工在事諸君踴躍爭赴衆役畢臻越十四年某月某日工訖凡糜金若干兩諸君因余弟乞余爲文記其事余乃喟然歎曰、橋梁水利、守土吏職也顧微薄羣力常不能底於成往余官浙江嘗勤勤於興學課農以及設舟車便行旅諸事浙人慕義歡然循從比告歸家居頗歲見前人成蹟多廢壞、每諗諸令、令不之應、而邦人亦多撓之今觀於茲橋之成積數年之力卒以克蒇鉅工冠蓋商賈之經于是者忻忻然無病涉之患殆余弟督之而諸君實共成之是不可以無述橋舊名文昌或謂豫章星紀之次撫郡當斗牛應太微垣文

昌二星是以北宋以來名賢輩出稍諸志乘多列其說余姑弗論而第紀重建落成歲月泐諸石俾後有徵辭曰

豫章之域撫爲名邦環闤而東跨江架梁魚鱗雁齒洪瀾用障楗以巨珉縣如長虹暴漲橫溢頻潰厥防歷有歲年是鳩是程廼謩廼築用省厥成勿厲勿揭孔堅孔貞上應天象文明之祥

封中憲大夫浙江溫處兵備道青上李公墓表

吾友前雲南按察使李君鑾宣以嘉慶十一年冬獲譴遠戍余送之按察君以父青上公年老泣涕沾襟其明年公卒於家又逾年而按察君蒙
恩赦還則過余而泣曰先考之沒鑾宣方荷戈萬里外今奉
命歸里持服敢以它日墓石之文為請今年六月鄉行狀并告葬期徵前諾不可辭公姓李氏諱學夫字青上靜樂人其遠祖自江南鳳陽遷於晉祖之檀貢生官鄆州知州祀名宦鄉賢父璋康熙癸巳舉人歷太平池

州淮安府知府、終淮南儀所監掣同知、兩世皆以治行聞、公於兄弟行爲最幼生妣沈太恭人出也、家世清宦、而其先遺貲故豐、伯兄以家督獨持之。公無所授。置不問。居平儉約、布衣糲食、不飲酒、無樗蒱之好、嘗需次部寺司務、久不得官、歸益困、而戚友中或負公金、不責償、按察君生而岐嶷、沈太恭人親教之書、太恭人沒、公哀毀盡禮、按察君旣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公至京師、按察君任事勇、而性平恕、脊於刑獄、公色喜、不數年、按察君出爲浙江溫處兵備道、溫多海患、每獲盜、親鞫之、活難民無算、處州大水、道殣相望、請於大府、出粟賑濟、皆

公之叙也逾六年擢雲南按察使公常慮按察君卞急疎中恐及於禍無何竟以平反龍世恩之獄爲憾者所中遣有塞外之役按察君踉蹌告別而公亦隨沒矣公卒以嘉慶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年七十歲配合河孫氏繼喬氏並贈恭人先卒子二長即鑾宣乾隆庚戌進士雲南按察使孫出次掄宣側吳出女二適郭樹培舉人閻士驤俱吳出孫復觀掄宣嗣子始余以杭嘉湖道權臬事於浙適按察君備兵溫處亢直不爲同列所喜余獨與交善洎官雲南其獲譴之繇亦惟余知之按察君家傳清白稟公之教而又承其外氏合河孫文定之遺

訓、用能立身居官。矯然自別於流俗。方今
聖天子錄用正人。按察君必當復爲
朝廷用。惜公之不及見。而亦可以慰公於九原矣。按察
君以嘉慶十四年九月十三日葬公縣東之淩華岡、孫
太恭人早世、先葬於縣之段家寨、歲久不可遷、今葬公
乃奉太恭人衣冠之櫬、暨喬太恭人之柩祔焉、按察君
竊以爲疚、余告之曰、先王父資政公壽至八十有六而
先王母呂太夫人早世、祔葬先隴已五十餘年、未得合
兆、殆吾兩家有同此痛者。遂并書於石、

○原任翰林院編修洪君墓表

嘉慶四年、陽湖洪君稚存、方官翰林、上書王大臣言事、乞轉奏、奏上、上命軍機大臣鞫之、下於理、擬重辟、上貰其死罪、遣戍伊犂、閱一年、京師旱、特頒詔旨赦之還、君歸八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君諱亮吉、初諱蓮、又諱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而稚存之名特著、其先歙縣人、遷武進、今析治爲陽湖人、曾祖璟、拔貢生、山西大同府知府、祟祀名宦、祖公寀、國子生、貤贈儒林郎、贅武進趙氏、遂遷焉、父

翹國子生累　貤封奉直大夫娶蔣氏贈宜人是爲君妣
君生六歲而孤、隨蔣太宜人僑居外家、就塾讀書甚穎
慧、每夜蔣太宜人親課之爲訓解字義於制舉文字外
并好爲詩歌、輒驚其老輩、年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
中本省鄉試副榜、年三十五始中順天鄉試舉人、又閱
十年、成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逾兩年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尋奉
命視學貴州、既事還　朝、適楚黔教匪煽亂、蔓延秦蜀、
會
高宗純皇帝大考翰詹等官、試題爲征邪教疏、君力陳

內外弊政數千言。慮紙竟雙行書之。
高宗純皇帝方欲用君、而君仲弟某訃至、君亟移疾歸、
無何
先帝登遐、君以奔
國喪詣京師、時楚蜀軍事孔棘、
上焦勞特甚、君遂有上書王大臣之事。方君書上。禍不
測。旁觀皆危之。而
聖主鑒其悃忱。卒用保全。其出都門。送者爭致餽遺。爲
泣下。而君恬然遠行。蓋亦知
上求言求治。不久棄君於荒外。而君之戇直。得見宥於

聖明。實爲千古不易得之遭逢也。君生平於學無不窺、著述甚多、其刊行者有卷施閣集若干卷三國疆域志若干卷、十六國疆域志若干卷、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附結軒卷施閣二集若干卷、君性過人、事蔣太宜人至孝、太宜人沒、君方在處州家人先以病告歸至郡城之八字橋、得凶問、失足墮水幾死、篤愛諸弟存沒無間、娶蔣氏、封宜人、有婦行、先卒、子飴孫舉人、符孫、胙孫、齮孫、女二、嫁娶皆士族、孫穀曾彪曾死曾殤曾序曾、孫女一、君以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之昭、其

同年友無錫秦瀛爲之表其墓

山東泰安府知府沈君舫西墓表

沈君舫西既葬之明年其孤如鎔以書抵京師乞爲表墓之文余與君久故方哀君之沒而君生平居官亦自有不可沒於後者爰不辭而爲之以歸其孤刻之石君諱琨字兼三號舫西歸安人沈於吳興爲右族曾祖涵康熙丙辰進士歷官內閣學士祖柱臣康熙甲午舉人廣東試用知縣父榮昌乾隆乙丑進士歷江西督糧道妣姚氏封恭人是生君少負絕人之姿爲詩文輒工乾隆辛卯中式順天鄉試舉人丙申官內閣中書旋在軍機處行走丙午授廣東佛山同知丁父憂服闋仍補中

書遷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掌
京畿道、授山東泰安府知府、逾六年、以病告歸、歿於嶽
州之紫陽書院、方君之在軍機也、與余同直、隨入步趨、
無表儤、余輒易視君、比爲御史、方值
今上親政、闢言路、君遇事直陳、刺舉無所避、其最著者、
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以嫌捕繫諸生、牽連下獄、君奏白
其冤、劾常州府知府胡觀瀾、及鹽政家人高姓不法狀、
復請令司道大員、毋得籍軍興奪情、各直省倉庫虧缺、
不宜責令見任彌補、人咸韙之、時敎匪未靖、
上將詣

盛京謁

陵。君上言請展期。方轂觫待罪。竟從君言。余始自愧向之未能知君。而服君之能不媿其官也。君既出守泰安

先叔父蓉莊公方官濟東泰武臨道君爲所屬會水決

大清河蠲賑之事悉以委君而君遽以病告嘉慶九年三月余入都過泰安君已去職握手道故君固無病也十年九月余道揚州見君於梅花書院則羸然尪瘠而君家貧籍脩脯自給乃又就紫陽之聘而汲汲之歲爲

嘉慶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四余因念君曩直軍機。其與君同直諸人。多出爲大官。惟君僅知一

郡。然諸人中能有以自見不朽於世者蓋寡。則後世視君其爲輕重何如也。君好爲詩文詩尤工著有小鈎樓詩集十六卷文集三卷奏議一卷娶章氏監察御史寶傳女封恭人先君卒子如鎔徐州府通判寵嘉殤女二適候選訓導章琇候選縣丞姚紹嘉孫二元沖殤長源孫女三人如鎔以嘉慶某年某月合葬君與章恭人於歸安之某原

州通判震西陳君墓表

吳縣陳純篤學有文持其先大父震西君璞山子傳示余乞爲文立石於墓於是君之歿已二十有四年矣君姓陳氏諱璽震西其字自號璞山子其先世於明之中葉自常熟徙居郡城遂爲吳縣人祖時憲州同知舉鄉飲賓父又愬州同知妣戴安人君少穎敏好讀書年未冠父沒於京師君以孤子撑拄門戶治生計舟車南北未嘗一日廢學入監爲國子生屢試不讐遂棄時文之業專肆力於詩循例當得州通判君喟然曰母老矣奚忍以官廢養乃不復就選人家居奉母杜門不出君由

是詩益工與郡中詩人游朋儕過從酬酢無虛日居恒敦孝友之行中歲家門多故常抑鬱不自得其後諸子皆成立始得從容嘯歌以爲樂君既工詩又好爲長短句酷似北宋人少時嘗從倪頤塘學頤塘稱其詩娟娟靜好最近丁卯昭諫一流璞山子傳者即頤塘之弟舉人廷元爲君作也時君年未老廷元采君詩入其所輯和羹集因論次而爲之傳娶吳氏有賢德先君五年卒君卒以乾隆四十九年某月某日年八十有五合葬于吳縣吾家山鳥厓吳中習尚風雅而飭躬勵行之士亦往往出乎其間自前明以來見於紀載者不乏也陳氏

世有令德。君居幽處下。名不出里閈。而績學工詩。其內行亦有足多者。潛德之光。宜將發聞于後。顧歷再世而猶未顯。融昌大者何歟。君生子三人。長宗江。即純之考。官江西貴溪縣縣丞。屢攝縣事。所至循績甚著。以憂歸不復仕。人咸惜之。與其配蔣孺人俱祔葬吾家山之昭。純友顧會志之次。某亦從葬例得具書。又次某。女適某孫士槙。早卒。純山東濟南府經歷

贈武選司員外郎瑩臺淩君墓表

嘉慶十有四年

天子宏錫類之仁

詔內外大小臣工並得推恩所自封贈如制繇是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淩鳴喈獲贈其父瑩臺君如鳴喈官逾六年鳴喈先以言事鐫級還里追念其父之葬禮弗備治而新之而以隧道之文請於余君姓淩氏烏程人系出東漢校尉操遠有端緒明季有官大理寺卿殉甲申之難謚忠介諱義渠者君祖父行也祖義徵考贈朝議大夫景璇妣贈恭人閔氏生子三人君最幼三歲而孤

家甚貧日不再食十歲就塾數月而輟十四五歲知好學而無師閩縣師閔松如爲其弟子講說君從戶外竊聽松如喜而進之旋以主人忌遂止年十八始讀四子書無師授而於里中學徒轉相傳述年二十一經傳皆成誦卽授徒而以其館穀奉母學舉業數年年三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尋丁閔恭人憂閔恭人方疾亟時醫者言當急進蔘餌君無可爲計疾走百里外謀於其友之家震澤者竟得之以歸而閔恭人竟不起居喪哀毀盡禮治窀穸還往省視如生時年四十二始娶於孫連舉二女而生鳴喈君年已五十矣時君精於針灸之術活

人無算過貧乏者施以方藥不受値而孫恭人善飼蠶君於宅旁隙地種桑成林蠶桑之入藉以自給鳴喈少穎慧君親課之稍長教以前明金正希黃陶菴諸君子爲文之法而黜項煜周鍾之文顧不及見鳴喈之成名而歿此鳴喈罔極之思所繇終身哀痛而不能已也君生平篤學勵行勤勤於省身寡過嘗著書二卷即以寡過名篇其書頗近朱子之近思錄而君能躬行不倦非僅以資學者之談說也君卒以乾隆己酉年閏五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九配孫恭人國學生立本女年二十九始歸君君家方窶艱躬執縫紉浣濯之役辛勤劬瘁爲

人所難比君沒教鳴喈尤嚴以是鳴喈奮志爲學早以

文行知名於時後君三年卒時爲乾隆壬子年三月十

二日年六十有五子一卽鳴喈嘉慶庚申舉人壬戌進

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女二一殤一適閔惇典孫四江

國學生候補鹽大使早卒楹國學生希曾殤佛保幼孫

女一曾孫女一墓在烏程縣常樂鄉晨舍村之原

廣東撫守協副將唐君墓表

君姓唐氏諱光茂字文燦一字奇山祖籍武陵父某官鎮筸鎮左營把總遂家於鳳皇廳母某氏實生君以君貴封父爲　將軍母封　人君少負大志嫺弓馬好讀書嘗慕郭定襄戚少保之爲人家貧事親孝甘毳之奉必竭其誠而於兄弟尤友愛終身靡間慷慨好交遊胸無柴棘見人有過輒密規之而稱善廣坐以緩急告者巨細必應由行伍累拔鎮筸鎮標前營外委把總乾隆三十七年金川不靖隨襄陽鎮總兵馬全於軍營擢湖北施南協千總奪碉剿賊累著功績兵部給功劄七

張尋調乾州陞永州鎮標右營守備遷寶慶協都司五十七年湖廣總督畢公保舉軍政卓異擢廣東右翼鎮標左營游擊嘉慶二年兩廣總督吉公檄赴廣西西隆州剿禦黔苗攜各隘巢戛歸滾馬亞橋等處時粤兵爲諸軍冠君實親督之事竣吉公以君首功入告擢廣東撫標左營參將七年惠州匪徒陳亞本搆亂君帶兵進攻羊屎山雷公嶺

御賜琺瑯翎管玉扳指火鎌色等物

上特命大臣至粤督辦檄君赴博羅料理賑恤事務旋又隨赴永安督緝餘匪攻破山巢殲擒甚夥部議功加

一等級功例一紙寄
上諭賞戴花翎君在粵十數年熟知嶺海數千里地方
險夷而於各營將弁之能否士卒之强弱莫不諳悉前
後大府一倚君爲重尤能約束弁兵軍行無犯十年由
黃岡協副將調廣州城守副將署廣東右翼潮州鎮總
兵事是年余以司臬粵東始識君屬制府設軍工局令
文武大員總司讞事而多派冗散之員雜治之由是希
望風旨獄多淆亂君爲制府所簡意弗善也適韶州有
兵民互鬬之案君力請去遂假韶州鎮總兵印以行七
月余離粵逾年而君病没蓋嘉慶十一年九月九日也

年六十有三配鄭氏直隸正定鎮右營遊擊恂女贈淑人繼洪氏太學生廷選女朱氏處士大義女並封　人子惇乾隆乙卯科武舉人　守禦所千總洪出恒側黎氏出女二人皆洪出長字洪思敬分發廣東候補從九品次字洪祖堯烏虖余識君較晩見其人恂恂謙雅有古儒將風與之議論多切於事情韶州之獄余親鞫之君於百姓毋所牽染是亦賢矣其孤惇等旣以嘉慶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武陵縣某鄉之原而其甥拔貢生胡　持狀乞余表君墓其亦於余言有徵也

## 古心翁沈君墓表

華亭沈君以耆年宿德見重於其鄉吾友長洲王惕甫芑孫嘗爲君作古心翁傳其所以稱君有漢故民吳山金普普道人左光慶之遺風云君年八十二考終其孤恕等葬君莘莊之原惕甫復銘其壙而以書鄭君行狀來京師屬余表墓按狀君諱虞揚元昆其字自號古心翁其先世居桐鄉之峙山曾祖均遷松江均生士榮贍儒林郎士榮生時英 贈奉直大夫是爲君父君少困童子試援例爲國子生自其曾祖以來以善治田起家迨君益饒足慷慨好施無遴於財而勇於義乾隆二

十年歲祲君出粟賑貸規爲厝注竟事靡勸容全活無算嘉慶九年大雨水饑民將四出剽掠已而安堵如故亦由君倡議城中殷戶就近畫界平糶鄉民丐貸則責成田主各視其佃租入之數以爲差蓋其行義如是君內行淳至撫長其弟虞獻之孤逵亦以田雄於縣逵既仕而卒又命子恕撫其子如己之所以撫逵者待女兄弟恩意周浹於戚黨親疏無間言余宦遊久未及識君顧嘗聞君有園在松江北郭外水石清華林阜參錯蓋元倪高士之所嘗棲息而又明范太僕獻園故址所謂聽竹軒者也余方擬乞歸與惕甫爲汎泖之遊一造君

之壚而君竟不待以歿人生一出處遊息豈亦有數存乎其間而余乃僅因惕甫之屬而表君墓耶君以達貤封奉直大夫配楊繼陳　贈宜人皆先君卒子五忠附貢生前沒楊出次卽恕附貢生候選同知慈監生職太常博士懋監生皆陳出惠側出女三所歸多士族孫男六長文偉恕出後忠爲冢孫次彥博敬彝中敏敦儒仲方宗憲孫女九

## 安隱君墓表

隱君姓安氏諱泉字鳳林號惠生世為無錫膠山族邨里人今析治為金匱人明正德間有諱國者以行義聞於鄉博學好古世尤推重子如山貴贈戶部員外如山官至四川僉事有治績僉事生子曰希堯太學生太學之弟曰希范則東林諸君子所稱我素先生也太學生子曰紹祖光祿寺丞光祿無子以弟紹芳子珩後之紹芳為邑中高才生以詩及書畫名天下珩太學生舉鄉飲賓是為隱君高祖曾祖恩貢生敏祖鉠本生祖錤考青蘅自膠山遷居城東之五箭河隱君少讀書家甚貧

既長、習醫術靈樞素問諸書無不窺兼工瘍醫爲人處方應手輒效以是名日起四方之就醫於隱君者戸屨恆滿、河濱則舟相接也而隱君勤勤濟人遇貧乏則徒步擕藥往治不責報人愈德之既而家漸裕拓其廬曰飛香圃春秋佳日雜植華葯購買古書彝鼎及先世翰墨藏弆其中繙閱摩挲以爲樂偶涉筆爲小詩皆得天趣烏虖隱君其眞隱於醫者與隱君爲人伉爽有至性急義問不內顧嬴絀余先世爲安之自出先曾王母鮑太夫人與隱君祖母爲女兄弟以是隱君習於吾家余少時亦時過隱君之廬而接其言論故余之知隱君爲

詳隱君娶華氏昆明女性勤儉善持家後隱君數月卒子恩桂宮桂益桂鐙室張出承桂陳出女適丁士榮亦張出恩桂能世業娶龔氏生靖詩禮詩金匱縣學生有文行孫女二曾孫培芝保芝隱君卒以乾隆四十四年巳亥八月八日年六十有三以嘉慶二年丁巳十月二十一日葬堠都門上祖塋又閱十有九年而余始爲之表其墓且題曰無錫安隱君之阡蓋無錫之有安氏名甚著故仍舊稱云

潘隱君墓表

松江有隱君子曰潘君雯青有才譽而以足疾廢無所施於時嗜古篤學克昌其文年六十九以壽終其孤銓等將葬君於婁縣中阜字圩之原旣屬長洲王惕甫銘其墓而丐余一言以文其埏道之石君諱兆鸞雯青其字其先出余同郡宜興潘故宜興著姓明季諱忠之者始遷蘇州之洞庭山後由洞庭遷松江之華亭今爲婁縣人祖天爵國子生祖妣朱父佐乾妣亦朱氏君生而後其從父佐坤遂事所後母葉至孝甫五歲患輭腿疾遂不良於行性穎敏好讀書稍長棄舉子業畢力於詩

古文辭兼通醫卜以所後毋節行白於有司得請旌如制既謝人事閉戶獨居嘗築別業石湖塘上種蔬植竹彈琴煮茗尤喜蘭藝數百本因以蘭陔子自號云君家故豐以行義聞於鄉里如歲饑出粟振荒以及施衣施櫬施醫藥置田贍其貧宗人多豔稱之余獨以爲樂善好施予不遴其財以豐於人今之富人嗜義者猶或能之惟君雅尙高潔無聲色狗馬之娛而家所藏弆秖漢唐以來金石碑板文字及古鼎彝之屬躭研經史著述甚多殆有隱君子之風惕甫銘墓比諸皇甫謐習鑿齒抑余亡友吳侍郎稷堂嘗題君六十小像以爲襄

陽之後身盡所以推重君如是君娶馮氏子五鈺殤次銓候選州同知鎬國子監生鏞鑑皆肄於學而鏞今以訓導需次女二一適舉人黃桂一適上海學生沈光濬孫男八卒以嘉慶二十年七月五日余向慕華亭古心沈翁之賢而未識也今年春余游雲間而君亦已歿顧兩翁者余皆得爲文以表其阡其因緣亦有非偶然者與君所著有書畫錄四卷續錄一卷存疑一卷適安消夏錄四卷醫方輯驗四卷多識錄四卷俱得借書

## 何君墓表

何君元長以醫名於吳中嘉慶四年嘗識之杭州余齒髮就衰將以明年歸老就君之廬治余夙疾而其孤其偉以狀郵京師則君已前歿悲夫君姓何氏諱世仁字元長自號澹安青浦人其先自宋朝奉大夫滄扈蹕南渡家秀州之青龍鎮傳三世至侃淳安主簿始以醫著明初有天祥者楊鐵崖爲作壺春丹房記人稱世濟堂何氏天祥元孫舉人全正統中官御醫以忤逆瑺歸全子鳳春由諸生掌太醫院事鳳春元孫應宰舉鄉飲賓並世爲御醫應宰子汝闕人

本朝、始不復爲官、而仍以其術活人、有孝行、入祀鄉賢、是爲君五世祖、曾祖炫、貢生、博學工文、其醫術見通志、祖王模、諸生、自明初以來、凡再遷、而居今青浦縣之蔣山、父雲掖、國子生、亦善醫、君少孤、而大父猶在、仍以醫術授君、君性好讀書及書畫篆刻、初不願爲醫、旣以家貧、始潛心爲之、遂盡善其技、節鉞大府、衣冠勝流、咸欲得君、下至徒隸走卒、爭輳其門、君悉予之方、以是以醫名者逾三十年、人比之蘇郡葉天士、薛生白兩君、方余之識君也。余權臬事於浙、而前按察陸君璞堂病劇、未歸、璞堂與君同里、間延君治之、余問曰、璞堂病何如、君

曰無妨但氣已索尚可活四五年耳時余患肝疾氣逆內自危並屬診視則曰公命脈甚長非陸公比璞堂歸果逾四年而沒而余至今無恙其後余里居聞君名益噪有族母病請他醫治不效君爲處方輒效余以是益服君術之神君有圖當代名公俱爲題咏錢少詹辛楣先生屬余題之然君與余僅在杭州一識面而已君貌脩偉盎背赤髭目閃閃有光最善古人望聞之法決生死多奇中諸見吾友王惕甫撰君傳中不具書余之所得於君者如此君既爲名醫所得四方酬幣累鉅萬而生平好施與隨手揮霍余在廣州陳華南寄陳忠裕

公集至曰此吾鄉何元長刋刻者蓋其能表章前哲又如是君國學生候選布政使理問不樂仕進嘗奉母築室縣之福泉山種花栽竹自號福泉山人嘉慶十一年八月廿七日卒年五十有五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某原君娶王氏處士學椵女子四長即其偉嗜學敦行縣學增廣生其瑞其章縣學附生王出其順監生側盛出孫四寶林寶鐩寶瓏寶堦所著有醫案二十四卷治病要言四卷銘曰

君好詩書乃以醫名適紹先業其術益精古人有言願爲良醫君所全活亦既有施識君杭州繼題君像今表

其藏君已長往烏虖

都察院左都御史東屏周公墓志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東屏周公以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卒于京師邸第關明年二月其孤廷授等將御曆歸葬涪州先期乞余文其墓石余嘗與公同官御史臺意氣甚洽知公爲深其曷可以辭公諱興岱字長五一字冠三號東屏先世爲楚之營道縣人明初自麻城遷蜀居涪州高祖茹荼湖南路總兵官曾祖儼康熙庚午舉人祖珙康熙辛卯舉人湖北漢陽縣知縣自高祖以下並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父煌乾隆丁巳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贈太子太傅謚文恭妣文氏方氏俱封贈一品

夫人公兄弟七人行二方太夫人出也生而穎悟七歲
入塾讀書過目成誦體貌端嚴如成人旣長從錢塘陳
星齋先生學先生雅重公庚寅舉於鄉辛卯成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壬辰授編修丁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癸卯充山東鄉試副考官甲辰文恭公薨于位扶櫬回
籍丁未服闋補原官戊申擢右春坊右贊善己酉轉左
春坊左贊善遷司經局洗馬充陜西鄉試副考官旋授
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視廣東學政辛亥擢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癸丑還京充會試知貢舉武會
試總裁甲寅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乙卯遷禮部右侍郎

充順天鄉試監臨武會試總裁入直 南書房丁巳轉禮部左侍郎充順天鄉試監臨己未調吏部右侍郎兼管樂部事務轉吏部左侍郎祭告川陝嶽瀆庚申調戶部右侍郎辛酉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壬戌降補翰林院侍讀學士癸亥以病乞休復授編修在
實錄館行走乙丑擢翰林院侍講旋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玉牒館副總裁擢兵部右侍郎戊辰充會試知貢舉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充 殿試讀卷官武會試總裁方
公在 內廷以詩文受知

兩朝賞賚優渥逾於常等其奉
命祭告嶽瀆時秦蜀賊方張四出焚刼脅從甚衆
上不忍槩予殊死
命公宣布德意貰其罪慰諭父老毋遽播遷失業聞者
皆感泣民以安堵過家上冢一如文恭祭告故事閭里
以爲榮所過州縣見事有不便于民者輒移文地方大
吏諗而撤之蓋公居平勇于任事以身在 禁近雖時
有陳奏靡所施于政而懃懃於奉使之日留心民瘼如
是殆亦庶幾古大臣之風與無何以微眚降職躓而復
起陟長風紀或以爲文恭在 尙書房久

上眷念舊學推恩以及於公不知公方正嚴毅始終卒

被

知遇余交公最晚公顧數數過余且嘗同有事于通潞

相見即論及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人材之邪正倔

倔不阿其造膝所陳外人無從而知而聽其議論是是

非非較然不欺其志亦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公卒時年

六十有六娶杜氏

誥封一品夫人工部主事鶴翔女有賢德先公一年没

子二廷授仁一品蔭生工部屯田司主事廷掄太學生女

三適吏部驗封司郎中前監察御史張問陶江西候補

縣丞林蕃舉人王賡孫九人克覲克敏克惠克勤廷授
出克家克恭克信克讓克仁廷掄出孫女三人銘曰
偉矣宮傅拔起湣水象賢有子克世厥美蜀山巑巑蜀
江瀰瀰靈旐歸來幽宮在茲公所表見僅止於斯我銘
其藏增余累欷

江西督糧道晉封兵部左侍郎樾堂初公墓志銘

嘉慶十二年五月三日江西督糧道封兵部左侍郎樾堂初公歿於京邸子巡撫君自皖江奔公之喪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於宛平縣西山之某鄉某原屬余爲文誌公墓按狀公姓初氏諱之朴字某樾堂其號萊陽人大父瑄縣學生贈榮祿大夫兵部左侍郎祖妣沈氏贈一品太夫人父元方乾隆己未進士官河南靈寶縣四川宜賓縣知縣候補同知授奉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妣左氏贈宜人累贈一品夫人公爲宜賓公長子少穎異有絶人之資隨宜賓公游中州川蜀間

宜賓公仕宦連蹇皆賴公左右搘拄之既而入貲爲兵馬司正指揮遷戶部貴州司主事督太平大通橋倉再遷雲南司員外郎出爲江蘇知府補潁州府知府尋調九江改南昌擢江西督糧道逾年引疾歸歸而卜居京師之宣武門外凡十有六年而卒年八十有一公之在九江也九江濱大江民俗險健案牘旁午公廉知地方訟師匿跡鄉曲比蠹胥恣爲奸利嚴捕之患始除又有桑落洲者土肥而數被水公率所屬鐲金築隄工竣其地悉成膏腴百姓感之比調南昌事務叢奏它郡事之上於大府者皆辦治於首郡公懲揣摩遷就之弊無所

同互用得平反諸獄治稱最

朝廷久知公將不次擢用而甫遷糧儲不一年遽以病告蓋其知進知退又如是公旣久仕復卜居京師常私念鄉里過家上冢唏嘘號慟淚爲之枯居平友愛兩弟其先世遺業及公節縮廉俸所餘並三分之不以私也顧余所以重公者公雖棄官而巡撫君方嚮用爲臺諫卽伉直有聲由京卿洊歷封疆以激揚清濁爲己任迨因事獲譴卒荷

聖天子宥其眚而復用之其出撫皖江以公及太夫人俱年高將陳情請留公諭以報

國大義趨赴官不數月而公沒而巡撫君守其素志遇
事不撓蓋皆得於公之教此則公生平未究之志所以
付之巡撫君者余于是歎公爲不可及已公娶孫氏封
恭人晉一品夫人縣學生懿洪女子二長即巡撫君彭
齡乾隆庚子進士歷官安徽巡撫次喬齡乾隆丁未進
士翰林院侍讀孫名浚監生名嶸肇辛監生早卒在辛
曾孫榮慶譽慶孫女六銘曰
有湞寸膚亦既有施位不配德止於監司不究於躬厥
後克詒爾用眉壽子孫祁祁以銘宅兆我言匪私

陳州府知府約堂陳君墓誌銘

江右士大夫家以服習仁義孝友敦睦著聞者稱新城陳氏予聞之亡友魯絜非云絜非女兄歸於陳爲太守約堂君配絜非嘗銘其女兄墓盛稱其賢而約堂君又賢也君子編修用光習於予屬聞君訃將徒跣歸里卜葬君於某鄉某原而先期泣請予爲墓石之文按狀君諱守詒字約堂號仲牧一字榛木新城人曾祖以洲贈朝議大夫祖世爵贈資政大夫講宋儒之學世稱凝齋先生父道乾隆戊辰進士贈光祿大夫妣楊氏贈一品夫人是生君光祿有子五人君其次力學不讐入貲爲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監督南新倉遷車駕司郎中調大通橋監督時花戸貧乏爲奸朴君廉知其實廼出私財貸之而嚴法持其後由郎中授潁州府知府調太平君爲治有遠識持大體先後大吏適多賢者交相推重將薦擢而君丁內艱歸服闋補陳州府知府會楚北教匪逼潁州毗連郡境君嚴防守習團練賊不敢犯未幾移疾歸竟不出其在京師買宅一所爲黎川新館館其邑中之計偕者又嘗雪中同仁和孫文靖夜坐文靖有寒色君曰吾輩擁爐持酒尚不可支其荷戈露處者宜如何蓋是時甘肅冒賑事覺官吏誠死投荒家室仳離君

故言及之遂偕文靖出囊金爲計畫悉歸其孥旣歸倡建義倉於各村莊備水旱割宅居蔣心餘侍御而經紀其友武寧汪輩雲之喪葬之新城而撫卹其妻子臨川令莊楙以非罪廢黜爲謫貲復官君以伯兄亡家居奉母者十五年太夫人好施予君益推擴而善成之伯兄以宦破家君兄弟旣析產矣復與諸弟謀均其產以助伯兄諸弟皆如約蓋君之行義無間內外者類如是君沒以嘉慶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七十有八配郎氏晉恭人候選訓導淮之女子男六人長郎用光辛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次某某女二人適某某孫男十有二人某某

曾孫四人某某銘曰

少力於學。而無所試。假途以趨。彊而始仕。歷二千石。既有闕於時。而不獲大其施。詩書之澤。後昆是詒。庶無憾於泉原。兮噫。

候補知府從祖介菴公墓志銘

乾隆二十三年從祖候補知府介菴公以耐圃府君仰荷

高宗純皇帝予祀雙孝祠并

親灑宸翰書孝友傳家四字以賜公旣建綽楔旋詣

闕陳謝

天語垂詢溫霽有如此蓋伏遇

鑾輅時巡屢幸惠山之寄暢園公承先志恪脊將事

天子以是知公常能舉公姓氏公雖絓名仕籍未嘗一日在官而累叨

恩渥錫予便蕃特頒
御臨蘇軾沖卿帖重刻淳化閣帖數種琳瑯照耀輝映
山谷眞千古不可得之殊遇也公諱兆雷字豫吉介菴
其號系出宋贈龍圖閣直學士淮海先生曾祖海翁公
諱德漂
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祖諱松期棠城縣學訓導鄉飲
大賓父諱瑞熙即耐圃府君歲貢生皆以公
贈中憲大夫妣周氏生妣華氏皆
贈恭人公少攻帖括屢踏省門詭得復失援例授職知
府席先人餘蔭家世豐而循謹如寒素事親以誠事諸

父以禮雖終鮮兄弟而自同曾祖以下諸昆季凡數十指親厚靡間竟其身無違言耐圃府君工畫法所居春星草堂圖史雜陳公常侍側有脩閒之致比搆新宅府君沒公事務塡委猶以其暇憑閣據几默坐如定僧蓋公意趣澄夐如此寄暢園者先中丞公別業也歲久弗治耐圃府君鳩而新之以迓
車駕之臨其左即雙孝祠以祀明孝子諱永孚仲孚及配享諸先公者也耐圃府君既奉
特旨入祠公乃割產二百畝為奉祠田而以其羸葺治園亭永永無廢是則公事之大者他如修墳塋睦宗鄰

賙鄰里其沒也人皆灑涕曰善人亡矣然在公爲細行不具書公于瀛爲近支又與先大夫少同塾瀛從先大夫常謁公于新居之梅花書屋見公顏色和易煦煦嫗嫗談瑣屑事輒刺刺不休先大夫坐輒移晷而瀛亦不忍舍以去既退先大夫每爲瀛道公之爲人今公沒垂二十二年而先大夫之沒亦久矣烏虖是可感也公之沒以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九日年六十族人龥請學使者亦奉公主入雙孝祠配楊氏

封恭人太學生師洛女性淑嫕終身無疾言遽色尤持儉德後公二十 年以嘉慶七年十月四日卒年八十

子六人恭人出者某某側出者某某女子三人適某某孫某某銘曰

生無位於朝。其道未光也。没有聞于人。其德已被于一鄉也。雙孝之後。澤孔長也。穀貽子孫。有慶有章也。

、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叔父蓉莊府君墓志銘

嘉慶十七年歲値壬申四月六日從弟江等奉余叔父蓉莊公暨楊夫人之喪葬於吳塘門之原時公歿既五年矣公諱震鈞字酉經號蓉莊遠祖爲宋贈龍圖閣直學士淮海公諱觀曾祖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燈巖公諱松岱曾祖妣邵氏贈淑人本生曾祖左春坊左諭德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對巖公諱松齡本生曾祖妣吳氏華氏並贈一品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兵部右侍郎訒菴公諱實然祖妣鮑氏贈一品夫人考贈榮祿大夫兵部右侍郎溪隱公諱春田妣呂氏黃氏並

贈一品夫人溪隱公生子六人長爲先贈公世萊府君
公行四黃太夫人出年二十二入太學乾隆丁丑
高宗純皇帝南巡公恭錄
御製賜寄暢園詩及前人詩文彙爲一冊以進蒙文綺
之
賜己卯庚辰屢應南北闈試不售遂入貲捐縣丞戊子
夏溪隱公患瘍疾公在外得家書馳歸亟進葠藥晝夜
調護與先贈公及諸叔父禱於神溪隱公危而復甦庚
寅簡發東河縣丞逾年借補臨淸州州判甲午夏權臨
淸州知州事八月二十九日哭聞堂邑張四孤莊民王

經隆壽張民王倫同時反張四孤莊毗連州境公同副
將葉信率兵役夜馳往經隆已逸去獲其黨男婦二十
二人尋知壽張已陷亟歸防守州故有舊城居民稠密
而城久圮公令遷積聚匿老弱申請巡撫速撥兵救援
而自詣磚板閘斷橋撤各口渡船舁關稅銀置城庫隨
以土塞東西北三門團民勇與文武官吏分堞嚴守部
署甫定賊至攻南門前行十數婦女手搖白扇口喃喃
又數僧仗劍執旗作指揮狀公用法破其術城退焚南
門掘壕作地洞勢甚急公遣人縋下城隱於城扉用刀
鉤傷賊足城上齊施鎗箭致死力賊復退用牛車載礟

西走諸生馬毓嵩等各輸米麥供軍食公亦捐錢及棉衣犒之越日賊又至攻西門各負秸燃火火光射門隙如電公令拆月城廟宇塡城分隊潑水以壓火賊旋遁然是時賊衆已據舊城其輜重皆編筏渡河而逆首王倫占大寺以居新城困守十數晝夜一切都盡尋有矢著城幕公探知西南隅有高樓與城等亟焚之賊數十出拒奪其器械而還無何賊攻南門挽大車貯轟藥覆秫秸積與城埒將以燒城公趣命拆城上夾牆擲磚石以塞其道頃之城下磚石積尺餘輪碍不得進外委紀雲瑞以棉裹火藥拔帽緯束之箭頭引以線香再發中

其後車須臾火起賊喪膽棄車走斃賊六人會大學士
舒公領兵來勦賊公亦奉
旨擢臨清州知州十一月三日大兵至是夜大霧哭聲震
野數千人奔城下乞命官軍疑爲賊將發鎗炮擊之公
曰坐城下者皆好百姓議開門納給以食全活無算越
五日王倫焚死舒公入城疑公不能辦治善後諸事奏
請以知州銜管肥城縣事公遂之任肥城明年四月赴
部引
見蒙
召對垂詢臨清防禦顛末得

旨即以知州題補丙申
聖駕南巡至臨清嘉公功著遇缺即用旋補平度州知州庚子十月陞甘肅西寧府知府公以親老仍留州任屬有無名男子死驗之面無皮遍體傷痕無識者或言似楚某衣履公偵知楚與曹某有隙密赴曹家得其血跡一訊而伏壬寅遷臨清直隸州知州癸卯二月擢曹州府知府四月溪隱公疾終濟南越月御匶歸黃太夫人又以甲辰正月九日沒丙午服闋補甘肅平涼府知府平涼當孔道地瘠困供億公躬行節儉整飭驛政月吉進百姓於堂詔以力田孝弟復捐廉倩平涼令龔景

瀚葺文廟及柳湖書院皆有文記事辛亥正月陞陝西督糧道閱四年遷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在事一年與鹺使忤告歸鹺使亦敗歸逾八年出爲山東濟東泰武臨道時河南漫口溢及所屬州縣公首請賑䘏並堵築張秋堤岸列渡船二百餘爲繂道糧艘以濟丙寅冬署按察使事巡撫以公督運事上聞加三品頂戴丁卯秋以公事往來東昌濟寧間得疾以十月二十日没於官廨年七十有三公先 授中議大夫晉階資政大夫分守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加四級崇祀鄉賢祠配吾叔母楊氏 封淑人晉封夫人贈奉

直大夫某女以嘉慶十六年二月八日卒年七十有四子四江國學生議叙州同知泳附貢生沅浙江候補知縣皆楊夫人出澧側李出女一字嵇某側毛出孫廷杰蔭生雲南師宗縣知縣廷懋湖南候補縣丞廷栻廷槐廷棟廷棨廷寅孫女七曾孫三世勲世熙世燾先是溪隱公嘗創置贍族田三百畝公增置七百畝建義莊於第六箭河又修累世祖墓守墳者給以米麥其他居鄉善舉不可殫述公少工書雅愛翰墨嘗恭臨

御賜三希堂帖并搜錄宋元來名人墨蹟鐫帖十二冊

銘曰

縣公治績亦孔之彰德澤所被見於家邦耆蔡俞吉嘉
原允臧夫復何憾盡然神傷嗟我諸父後先徂亡老成
不作渺渺北邙也

寧夏府知府嘯士何君墓志銘

君姓何氏諱道生字立之號嘯士又號莉人靈石人附貢生贈戶部主事世基之孫翰林院檢討封戶部郎中思鈞子妣王氏梁氏並贈恭人張氏封恭人君梁恭人出也幼有異稟善讀書與其兄今廣西太平守研農並知名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逾年偕研農同榜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以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四年冬

召見於

乾清宮尋奉

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江西九江府知府、六年以疾

告、旋丁外艱歸、八年服闋、授甘肅寧夏府知府、以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歿于寧夏、年四十有一、君鍊礪名節。襮順內方。和易退讓。而嶷嶷有立。其視東漕撤供帳絕苞苴、清操甚著、比守九江、湖北方用兵、軍書旁午、俗凋敝、素號難治、君銳意振刷、以勞瘁得疾、及再起莅寧夏邊郡繁要、欲有所設張、屬以假銀案解職聽勘、久之得雪、又以與新臬使有連、當迴避、而病遽不起、君以

覃恩授中憲大夫娶陳氏封知府思賢女封恭人子五長熙績次耿繩俱國學生女五長適陳映暉次字楊寶

元餘俱幼孫男四福星福寧福雲福安孫女二先是君之喪自寧夏歸京師今其孤又自京師歸葬君於靈石以余知君乞爲文銘其幽君篤于學尤肆力于詩漢魏三唐靡不窺其堂奧而得力在眉山劍南之間刻有方雪齋詩集君少余二十有三歲余因長洲王惕甫以識君嘗招同紫古法時帆閩縣龔海峰睢州王霽山陽湖洪稚存及惕甫與君集余京師寓齋之數君者皆並世有聞海峰尤魁橫有經濟才十數年來霽山海峰相繼沒君年最少又繼之上年稚存亦亡惕甫家吳門無仕進之志而時帆與余皆以病乞身今銘君墓于平生舊

故聚散存沒出處之際。亦重可悲矣。銘曰

少捷南宮。多才且賢。官二千石。不究其年。人之于世。莫不有死。君壽胡短。中道而止。喪車西邁。暮雲蒼涼。鬱鬱松櫝。其潛其藏。

## 工部主事陳稽亭墓誌銘

余在京師閱工部中向有三君子曰棲霞牟松巖昌裕陽山鄭貫亭士超及元和陳君稽亭三君子者余皆與往還而於稽亭尤習松巖貫亭先後遷御史以歿而稽亭爲額外主事者十數年不得志浩然而歸逾年余亦自京師歸而稽亭已前一月逝矣其孤德勉等將葬君于硯山祖塋之次而先期來無錫泣請余銘其墓按狀君諱鶴字鶴齡又字馥初稽亭其號明成化宏治間有諱璿者官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與吳文定王文恪善以直節著是爲君十一世祖本生曾祖樹珏諸生積

學勵行、鄉黨所稱獨行君子者也、祖燦張、增貢生、妣沈氏、張氏本生祖燦策、妣胡氏、父賡勤、諸生、早世、未娶、以序立君爲後、本生父曾懋、亦諸生、妣郭氏、唐氏、自祖及本生祖而下、並遇

覃恩贈奉直大夫、妣皆贈宜人、君唐太宜人出也、生而穎悟、始能言、即能讀杜詩、稍長爲文輒工、既出後家難遝作、貲產蕩然、尋丁本生父憂、哀毀骨立、雖降服終三年、要絰不除、年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有名嘉定錢竹汀先生大昕、雅重之、乾隆壬子舉于鄉、以第四名魁其儕、時年已三十六矣、將應南宮試、以大母春秋高、不欲

行大母強之行報罷歸而大母隨歿哭踊盡禮丙辰成進士以主事用在工部虞衡司行走告歸居於家者一年丁巳自家入都庚申學習期滿得

旨留部而君又歸壬戌再入都而余以乙丑冬因蔡御史維鈺以識君君操行修潔不屑奔走競進出無車馬入直則假之於人其于人亦落落寡諧交遊自松巖貫亭而外不過數人而余以居相近越宿必過君君亦樂就余門巷蕭然僅蔽風雨居平不肯受一無名錢惟以教授生徒自給君於余遇事偘偘直言輒以古人相規切余媿君君不余媿也松巖貫亭之沒君臨其喪哭之

慟其歸也。余送之。猶以兩君表墓之文相屬。余未及爲。而今乃先銘君之墓。悲已。君善爲古文辭。熟悉史事。而於前明治亂得失尤留意。嘗彷李燾長編體例。欲勒成一書。垂成而沒。沒以嘉慶十六年四月九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贈宜人。繼娶汪氏封宜人。俱先卒。子四。德勉朱出。德箎汪出。德沅德聚側王出。女五。陶璐錢師愼其壻也。朱出。餘未字。孫男二。克家正家。德勉出。銘曰

扁厚志足以立事。行足以勵俗。無所施於時。而天又奪之促。嗟人命之靡常。莫不有生而卒歸於無何有之鄉。緊斯人之云亡。不獨爲斯人傷。而有慼於世道之茫茫。

## 禮部員外郎前監察御史謝君墓志銘

嘉慶元年監察御史謝君薌泉方巡視東城時某公爲滿洲大學士權方盛其妾弟與其家人乘車違制諱於道過者辟易君見而擒訊之其人恃勢無狀君立燬其車將窮治之越二日有劾君者竟由是罷職君湘陰人諱振定字一齋號薌泉其先由江西吉安遷湖南祖如渾恩貢生父再詔舉人兩世皆以君官贈朝議大夫妣劉氏贈恭人生君兄弟五人君其季也少穎悟十歲已讀十三經善屬文弱冠爲諸生名籍甚乾隆四十二年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尋以父喪歸復丁

毋憂五十二年授編修五十三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旋巡視南漕事竣越五月復有巡城之
命以飛車事落職君遂出都徧遊東南諸名山水又肆力於詩古文學益進嘉慶四年九月
上特起君爲部主事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九年充陝西鄉試副考官遷員外郎十一年授通州坐糧廳逾年而病以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七君勤於職業務持大體其視漕瓜儀也糧艘困阻風不能發君默禱於神風轉盡得濟請於

上建風神廟自後君渡江輒得順風京口人有謝公風之稱。及爲坐糧廳時倉務叢弊久君裁革陋規諸所厝注不激不隨會夜半火發於漕船甚熾君親赴救火遂息性伉慨好談時務其由起廢用爲部主事時嘗應詔條陳數事居平與人議論侃侃嶽嶽不屑苟同以徇俗。遂能跆籍貴勢。有所著聞於時。而於詩文尤篤嗜每以古學衰敝見儕輩中有能爲古文者輒手錄其文而存之余向未識君君罷官後遊杭州過余余觴之湖上始與論詩既見余古文乃大推服其後余自粵東入爲卿貳得常與君聚以是深識君之爲人君娶周氏太學

生某女、封恭人、子興峣舉人、興垣太學生、興堃殤、女一、
適李家茂、孫二、興峣等將葬君於某鄉某原、而乞余銘
其墓、余故就所知於君者書之、君所著詩若干卷、文若
干卷、俱未刻、銘曰、
有眈者虎。忽攖其怒。狺狺之白。遂鎩其羽。翳天日之怨
臨兮。魍魎遁藏。度有爲於斯世。胡年命之不長。嗟斯人
之云殂。吾將致憾於彼蒼。

葉白湖墓志銘

慈谿葉君白湖以詩古文辭雄於浙東年六十有二而没葬有日余其孫某不遠千里先期來無錫泣請於余丐爲銘幽之文按狀君姓葉氏諱燕字載之號次菴又自號白湖其先系出括蒼宋慶歷間有諱世儒者官明州教授攝慈谿縣事遂家慈谿君曾祖諱揚煌仁和籍廩生祖諱芳盛國學生考諱本中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兩世並贈刑部山東司郎中君負異稟少工帖括文字既從鄞縣蔣樗菴學鏞游涉獵經史務爲根柢之學餘姚邵二雲晉涵聞君名時相過從稱爲萬充宗全謝山

一輩人充宗謝山皆甬江前輩中以博學著聞者也逾冠補諸生餼於庠年四十餘始以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余在京師君以試事至既報罷因其弟比部煥以識余余先見其詩又見其所為古文辭以為姜湛園後一人遂與還往閱三四日君必過余即君不至余必過君其明年君應禮部試復紬余以君多病亟勸之歸而君亦自此絕意進取矣無何余亦歸年且七十君渡越江而西訪余於城西草堂握手論文兩日而別別後有人告余君歸過胥江遭風舟幾覆僅以身免而君絕不聞於余越今四年而君没悲夫君為人篤倫誼以孝友聞

於鄉里其他行義甚多惟君以文學重故不著其鄉舊有杜洲書院祀童杜洲先生並黃文潔諸公書院久廢君將復之未果垂没以屬其子君以舉人注吏部之籍當得知縣又嘗入貲爲校官並不以屑意竟以舉人終生平讀書。不守章句。必求心得。嘗謂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義理。二而一。會通之。皆可成一家言。又謂史遷班固。初無異同。每以字書近似。沿襲成譌。其議論確鑿有根據。所著白湖文藁、白湖詩藁、余嘗爲序之他如讀易千慮讀嚴氏詩輯毛詩解書授讀周禮集解讀史偶得等書十數種皆未刻娶翁氏郡學生某女有婦德年三十

年卒繼周氏縣學生某女子五人翁出者三周出者二某某皆諸生女一適餘姚沈某孫五人女孫三人君卒以嘉慶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嗚虖君之於世無所施覃精文字古是師富貴福澤夭爲之厄之者適昌於辭君其不泯當在斯

倪節婦墓志銘

倪節婦姓沈氏華亭贈奉直大夫時英女年二十適同縣倪珠林婚十月而寡誓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其父亟勸之曰而夫無子而盍待而夫弟之長生子後而夫而撫之節婦泣諾既而其兄迎之以歸兄即余向爲表墓所稱古心翁虞揚者也會其夫兄與同祖昆弟訟舅亦就繫家被節婦拮据將恭陰爲護持以紓家難雖依於父兄歲時祀事必躬必親積十有五年夫弟森林生子覲正遂立爲後節婦始還夫家覲正長爲婚娶遂葬其兩世之喪善治生家再起方節婦年五十餘有

司以節行聞於
朝旌門如制長洲王錫甫巳孫爲作家傳謂節婦之在父家也事父至孝又能治其兄家之事而鞠其孤雛以爲才且賢且謂國風錄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凡女子之歸而繫心於父母之家者爲聖人之所取其辭甚辨余獨以爲婦人之所重者節而苦節尤難節婦身蹈險艱顛連困踣處患難而不失其正卒成立其子無後而有後其有造於倪者甚鉅此眞寗武子之愚大易之所謂苦節而孔子所謂歲寒後彫之松柏也節婦卒以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丁丑二月謝

正敬啓爻兆合葬於華亭縣華橋莊藏字圩之先塋子一卽觀正候選從九品娶丁氏繼黃氏孫女一未字銘

曰

孟子有言生於憂患貞臣誼婦其理則均遭家不造爾心孔艱破巢復完乃卽於安毓永厥終我銘其辰

陳母陸孺人墓志銘

荆溪陳子經喪其母孺人將卜葬於㷠山之陽大羅山之原先期乞余爲文誌其墓於是距其父拙齋君之沒四十有二年矣陳子故孝事孺人而其乞余誌墓也又言甚哀不可辭孺人姓陸氏丈學諱應仁女年十九歸拙齋君拙齋君家貧喜賓客饔無宿儲賓至治酒肴咄嗟立辦時拙齋君祖母及母俱在孺人佐其姑以事太姑太姑没而姑疽發於背孺人親爲含藥啜其毒疾始瘳比拙齋君病籲於神請以身代竟卒姑痛子甚一夕嚴寒漏數下忽暈絕孺人起按摩達旦家人不知也屬

孺人父文學君亦病每日奔走兩家常兩三反文學君憐而固止之乃稍閒孺人既為未亡人督其子讀書成立教三女皆有家法而御下尤有恩待老僕不呼名撫媵婢如女及笄具粧奩嫁之習儉勤布衣糲食終其身經偶製新衣進孺人曰吾姑生平未嘗御是服弗御也卒以嘉慶十九年四月九日年七十有五子長即經娶黃氏次錦未娶而夭女三適丁履安宗如九黃辰燦孫一嗣達女孫四適儲泰徐萊黃應鰲一字陸茂昌經從余游善屬為詩尤好著書四方賢士大夫多樂與之處昂行高潔不慕榮利人皆以為孺人有子銘曰

辛苦顛連。其遇屯也。既慈且仁。其行純也。卜焉允吉。窆

斧鏽然。以從夫子於九原。

士人之妻母文中稱孺人。早見於歸震川集。及前輩

大家諸文藁。非從俗也。并記

張宜人墓志銘

余嘗與長沙周君希甫同官中書余婦朱夫人因得與希甫之配張宜人時相往來朱夫人每爲余道宜人之能而賢今宜人沒於貴州希甫罷太守職來京師將命其子自黔歸宜人之喪而葬之丐余銘其墓宜人姓張氏安鄉人曾祖明先康熙中進士官左春坊左中允祖弧安肅縣知縣父孫鏘歲貢生年十九歸希甫時希甫已爲縣學生乾隆三十五年希甫舉於鄉官內閣中書閱二十年始成進士出爲貴州同知遷大定府知府希甫宦迹所至宜人皆從希甫曰乾隆壬寅甲辰間余先

後丁內外艱家貧久不能舉喪會先大夫官浙江時海塘工程鍰金責償甚廹益無暇治窀穸宜人顧力贊余宜亟葬而後圖官逋如宜人言竟克葬我先大夫先恭人以庶幾免於罪戾希甫又曰余官京師時弟有蕃年及冠欲遣歸娶力不能具禮且道遠無親屬伴之歸宜人忽自請行假貸得二百金挈吾弟並次兒同歸瀕行篋中金已耗過半抵家後又假貸若干金爲吾弟成禮并爲次兒娶婦蓋希甫之言如是余以知宜人之能卽宜人之賢而余婦所以稱道宜人者爲可信宜人性木彊聞與希甫時不相中及其旣沒希甫爲文述哀語多

惻愴因念余婦之亡先於宜人者十有餘年讀希甫哀辭輒爲之嗚咽不自禁也宜人卒以嘉慶十四年四月一日年六十有三封宜人子鳴鸞舉人充咸安宮學教習鳴鑾鳴謙附貢生娶皆士族女二一幼殤一適洪輔孫二懋倫敘倫鳴鸞出孫女三人銘曰

其德也豐。相夫子以有終。其命也窮。未子既黜而遽罹于凶。銘之者其夫子之友。以奠冥宮。

大定府知府希甫周君墓志銘

嘉慶十七年夏六月余方解職里居長沙周君希甫以候補知府隨宮保百公來江南因公事至吳門過余匆匆別去遂不復見閱二年而君之孤鳴鸞來訃則君以嘉慶十九年五月十二日歿於揚州之興化矣悲夫君諱有聲字希甫別號松岡其先自江西豐城遷長沙曾祖贈兵備道炳諸生祖贈兵備道宣智舉人以明通榜官漵浦教諭考克開舉人以明通榜歷官浙江杭嘉湖海防兵備道母張氏封恭人君少通敏善讀書稍長爲文輒工年二十二以乾隆庚寅　恩科舉於鄉屢屈禮

部試官內閣中書前後二十年中間以父兵備公公私
逋負纍纍困甚復兩遭喪哀毀骨立年四十七始以乙
卯成進士引
見以國子監學正學錄用君官中書久例得奏留屬秩
滿當出為同知適貴州有种苗之變以直隸州知州入
黔叅軍事在事者皆倚希甫為重事竣借補鎮遠府清
江通判清江故苗疆其民困供億幾不堪命君至悉罷
除之府屬之黃平州民與官相惡將為亂大吏檄君兼
攝之既至卽置其首於法而撈掠其餘無株累尋調署
思州府知府前守久病不治事有無賴李太玉者與其

鄉人劉洸貴以墳山搆訟李老而狡劉弱不得直君廉得其實出劉於獄以代者至去任復權思南府事思南俗刁悍其治一如在思州時屬鄰境銅仁石峴苗變總督覺羅琅公玕帶兵往君募鄉勇得三千人合互二千人與綠營兵合統以簿尉千把分守要隘而自帥千餘人皷赴石峴隨琅公擊破苗巢遂石峴平是年會今江督百公參貴州爲布政使聞君名召之至貴陽而萊陽初公彭齡亦以署貴州巡撫事至遂奏擢大定府知府君之受知兩公自此始兩公賢才君遇有大獄必以屬之君頗時有可否是以兩公益重君時黔楚邊境苗民仍數

出爲患黔楚僉議設碉堡以備苗楚吏言黔之銅仁宜專備兵爲衛楚中不必更設碉堡君爭之曰銅仁四面皆楚壤黔有備而楚無備一旦苗迫黔黔固有不利焉亦豈楚之利乎楚吏無以難卒如君言自此黔楚無苗患其他遇事識大體率類是尋權貴陽府事有平越州屬湄潭縣民婦周楊氏者夫暴亡其弟以毒斃兄命控之縣獄已成君白其冤立脫之無何以失察小錢罣吏議越二年入錢復官會百公總督兩江以其名入告擎之來嘗權松江蘇州兩府事未補官而歿年六十有六君爲吏廉儉無私錢其歿也幾無以爲殮長沙遠在數

千里外亦幾不克歸其喪逾二年其孤鳴鸞鳴鸑始奉君之柩歸葬於長沙之淳化鄉之新塘坤熊家隴月行山配張宜人安鄉侯選訓導孫錫文先君卒宜人之葬余銘其墓今君歿其孤又屬爲墓石之文其子姓婚娶已見宜人墓志銘曰

繄君朋齒多鳴於時君獨連蹇誰爲爲之欲起而蹈竟止於斯君魂其歸湘江之湄我銘其藏我心孔悲

貢生汪小海墓志銘

余葚老杜門海內朋舊凋喪於其沒輒爲銘章以舒余悲其沒而未赴如桐城姚姬傳海寧周松靄吳兎牀諸君子皆不及銘而今乃銘小海小海之亡以今年丁丑秋七月二十有五日其家亦未赴其孤嘉穀方纍然在疚一日墨經叩吾門持行狀乞銘則小海之亡已六月余不能臨其喪奚忍不銘小海姓汪氏諱淮號蘭臯小海其字系出唐越國公華世居休寧明中葉有贈中大夫諱某者遷浙江嘉興之梧桐鄉今析縣爲桐鄉人高祖森戶部郎中以詩名刻有小方壺存稾等集本生高

祖諱某內閣中書與弟北城兵馬司指揮某並有詩名世所稱汪氏三子者也祖諱某吏科給事中事蹟具高安朱文端墓志祖諱某福建興化府知府考諱某候選州同知妣某氏生妣某氏小海少岐嶷好讀書博學強記負過人之資學使武進錢文敏奇其文拔補博士弟子員既以父患風痺左右扶掖非小海不懽遂廢帖括入成均不復應科舉試尋丁父憂又連遭兩妣之喪哀毀骨立小海遠祖墳塋在休寧越三四年必往省有墓在山中山水暴漲傷殯官小海議築石塘爲衞費鉅或難之而小海卒成之其近世之塋於浙者歲時上冢負

土植木佳城鬱然皆立石以誌人多以是賢小海余獨以小海俶儻不羈似狂高介絶俗似狷此則蔡邕所謂郭有道無愧辭者也小海一生精力多在詩浙中詩人矜才務博而小海則興趣閒遠刻露清削所至遊名山水尤多可傳之作古文簡貴大小令出入姜史書法古拙交游盡一時名士前輩如王蘭泉大府如阮芸臺兩公無不稱小海詩小海殊落落其往來無間者余一人而已刻有自定詩文集二卷持擇最愼余序之汪氏世錄一卷遷浙世代表二卷傳一卷祠墓考二卷遺書志一卷縣山紀游一卷其未刻者漫與錄四卷浙東西詩

鈔二十卷台宕紀游志一卷湖海璾華錄若干卷汪氏詩載二卷娶王氏某女前卒小海自爲之傳而深山舟學士書之子四人嘉穀廩貢生候補訓導嘉植縣學生誦芬嘉樂嘉植嘉樂皆出爲從父後孫十八人曾孫六人卒時年七十有二以嘉慶某年某月某日嘉穀等甃君於海寧之某鄉某原小海體肥而善飲其得疾亦以風痺余嘗過其家兩人掖而出語喃喃不能辨閱三年竟卒銘曰

狂也而肆矜也而廉古之民與斯人則兼黃金鑄之世士所慕詩骨不朽斯人之墓

## 張姚氏女壙志

張姚氏女者、刑部侍郎無錫秦瀛之長女、適仁和張姚仁仁、仁仁沒後五年而女沒於侍郎之宅、又閱二年、侍郎自京師解職歸、葬女於錢唐城北之原、啓仁兆而合窆焉、侍郎傷女之無命也、為文誌之、先是侍郎生女、家方貧、女性婉順、諸能承父母志、侍郎暨其母朱夫人篤愛之、旣長、許字仁仁、仁仁父成與侍郎同官京師、故相善、女弱多病、年二十餘始成禮、從其翁官於湖南江西者凡數稔、其翁罷歸、而侍郎適備兵杭州、女仍依侍郎以居、無何翁沒、官逋纍纍、家無私錢、困甚、仁服除、以候補鹽場大

使之四川迨侍郎歸自湖南女又挈其子女隨侍郎居無錫比侍郎出爲廣東按察使而仁壽没於蜀女自無錫遣僕入蜀御仁壽歸時嘉慶十一年二月也而女竟以嘉慶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六女幼未讀書而能通曉文義與侍郎家問往來皆自書其右臂不仁則以左書之子一振錫女一許字施有光皆滕華出女撫之如己所生其子女忘其爲非女出也辭曰其性也淳其命則屯仳離顛踣而卒以厄其年余不獲送汝之死而今以銘其原庶以慰汝於九泉

三女壙志

余第三女適嵇文絢、以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九日、歿於湖北之來鳳、閱八年、爲嘉慶十八年八月二日、余葬之大池之原、女余婦朱夫人出也、夫人生女後、不復舉、緜是愛憐甚、女性婉順、幼誦唐詩、略曉大義、年十五而夫人歿、十九歸文絢、文絢故大學士文敏公後、未讀書、入貲爲小官、補來鳳典史、來鳳地界黔蜀、風土蠻劣、女弱、向依余以居、不欲行、其舅姑強之行、逾二年、竟歿、子二、汝幹、汝髴、女歿時、兩子皆細穉、今汝髴年且十有二矣。聰慧露頭角。女之死而不死者。或在是。與女得年僅

二十有七、銘之者其父刑部侍郎秦瀛也辭曰

女之歿余爲文哀之、而又銘其幽、人之生有涯、而余之

致痛於女者、誠不自知其涕泣之何繇、

○殤兒緗承壙志

緗承余妾戴出也以嘉慶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生緗承於湖南按察使署是日適余六十生辰因呼之曰六壽緗承生而多慧不意其五歲而夭也緗承歿以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時余在京師不及見緗承之歿也其生母泥俗例歿二日卽渴葬緗承於惠山之陽余憐其慧又哀其夭懼其孤冢之久而湮也越四年改葬之於富安鄉磐石尖卽余亡婦朱夫人所葬處也余生壙在是緗承祔於旁庶緗承之魂魄有依也烏虖兒之爲吾兒者止於五年而其舍吾而去者終萬古而茫然葬

見者。見父也。志見壙者。亦見父也。見其有知耶。噫。

原缺

## 書歸震川先生集後

有明中葉姚江之學盛行天下之士沒溺於良知之說靡然從之無異附高明如武進荊川唐氏論學亦主張姚江崑山歸震川先生承學於其鄉魏莊渠講道安亭江上弟子從遊者甚衆諸所論說不肯標榜門戶而其理一宗程朱可謂卓然能自樹立之君子矣姚江事功甚偉蔑無可議其所謂致良知者亦深痛習俗錮於功利之見特揭本旨而欲以救時之弊乃宗其說者當時如黃綰霍韜席書黃宗明皆議大禮之小人一傳為王龍溪再傳為何心隱李卓吾之徒狂瀾之倒幾於莫可

究詁先生屏居田野，躬古之道，不爲時風衆勢所動搖。其爲文章，閎深峻潔，既別於弇洲之僞製，亦不蹈講學家語錄之弊。人但知其文似史遷、廬陵，而不知其所學之正，固粹然無疵也。余愛讀先生文，因書其後。

## 書湯潛菴先生集後

湯潛菴先生以明體達用之學發爲文章沖然以夷融然以浹余讀先生集竟乃喟然歎曰先生之文有本之言也言之有本如水之有源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所謂本者何亦曰有物而已矣物必本於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自嶺北告歸受學於孫夏峯將識閎達而浸灌於仁義道德之旨其再出撫吳也以古人之治治其民去吳之日吳人與泣攀留不獲送者數萬人入掌詹事晉尙書爲明珠及其黨余國柱所齮齕同列蕩恐咸爲先

生危先生蹇蹇諤諤獨立不懼不幸遽殁朝野歎息至今聞其事者莫不惜先生遇之不終而痛恨夫僉壬之壽害君子蓋先生以忠誠結主知以誠信孚朋友以至誠感百姓誠能動物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先生之交一出於誠惟誠故有物惟有物故有本先生之所以爲交皆先生之所以爲人而已先生受學夏峯夏峯之學故宗姚江而先生於朱子所謂居敬窮理踐履篤實者宗旨仍無稍間其與陸清獻書反復辨論力斥夫僞托朱子而誣蔑姚江至訐其陰私不遺餘力者非有所示異於朱子也余故讀先生

交而並著之

夏峯少負奇氣嘗從孫文正鹿忠節遊周旋東林諸君子於患難中不避艱險海內稱之知時不可爲闕其用世之志隱居蘇門滄桑後以遺民終卒時年九十二先生學問經濟能本其所學以見於事爲而世或議其偏於姚江之說並皆夏峯過矣并記

祭李石農撫軍文

烏虖石農亡矣石農不可亡胡一旦奄棄人世而使余爲之盡然而悲傷方聞新命擢撫滇疆天子曰都俾際蠻邦汝舊所治滇人是慶君已疾病遽罹凶殃渺三巴兮星霄果人命之不常上年三月君離五羊旌旆就道過余草堂風雨晝昏握手一觴送君西郭中心恨恨踰褒斜兮劍門指井絡兮天彭雙鯉書至連番累章謂吏道之多疵病已中乎膏肓若同志之寥闃懼獨弦之孤張羌閉緘而太息詎永决兮長相望憶

君疇昔司臬黜著誹致君獄鐵鎖銀鐺寒飈裂膚荷戈
投荒松巖諸子謂年昌穆侍郎道周榜徨指天山兮雪皚皚出
玉門兮天茫茫望親舍兮萬里灑血淚兮沾衣裳大典
篤之謂朱文正謂君忠良
召之鄴外俾治喪而還晉陽服除詣
闕佐漕北倉爰漸涉乎通顯庶吾道兮大光槃斯人之
云殂並獨余一人之哀慼而九迴乎中腸何造物之不
仁故顛倒乎降凶與降祥徇物情之靡靡輒喜柔而惡
剛烏虖石農雙身遠方六十無子誰執君喪烏虖二李
萬夫之綱許齋慘死而君又歸乎帝鄉設位山齋西神

之旁君所嘗遊同余徜徉藝君㙯之來兹陳肴核兮繇

酒醑儵山風之蕭寥有怪禽兮嘷松篁噫髣髴兮君詩

盼雁宕兮愁雲黄石農備兵溫處時有雁宕紀游詩一卷最工

唐陶山獨坐圖像贊并序

理學心學歧而爲二此後儒之謬論也白沙於靜中養出端倪甘泉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其後雖不能無弊要未可以心學少之吾鄉顧高兩先生以復理格物爲務而高子復七規亦主靜坐更不得議其偏也余友唐君陶山歷州縣任繁劇有年日鹿鹿於簿書中而其心盎然其容睟然初不覺人事之足以攖其懷好讀書而不爲玩物喪志施之於政無不犂然具舉蓋惟養之有素心有主宰則見理明而處事當也陶山淡於榮利屢有退志夫澹泊寧靜古人事功皆從此出陶山

惟不屑爲世俗之干進斯其能進而有爲與會陶山以

贗上考來京師出獨坐圖像以示廼爲之贊曰

即物即心即心即物明心見理是二是一靜而無靜動

而無動以靜制動是體是用